

易俗社卷·上册

民国时期西安秦腔
班社戏报汇编

主 编 郭红军
副主编 苟登财 张振秦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易俗社卷·上册

民国时期西安秦腔
班社戏报汇编

主编 郭红军
副主编 苟登财 张振秦



陕西易俗社
1912年7月1日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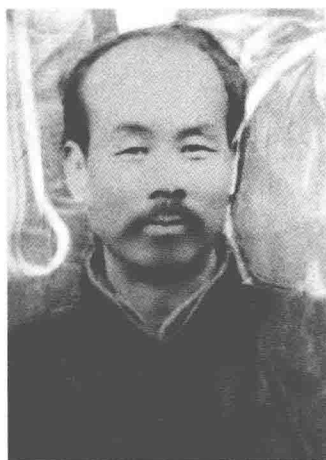


易俗社创始人
李桐轩
(1860—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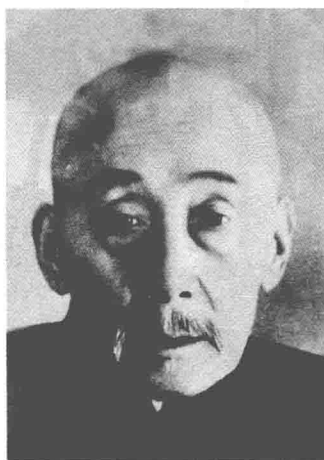


易俗社创始人
孙仁玉
(1872—1934)

易俗社主要社长、编辑



易俗社社长、编辑
高培支
(1881—1960)



易俗社编辑
范紫东
(1879—1954)



易俗社社长、编辑
李约社
(1879—1969)

易俗社主要教练



易俗社教练长
陈雨农
(1880—1942)



易俗社教练
党甘亭
(1880—1931)



易俗社教练
赵杰民
(1868—1938)



易俗社教练
唐虎臣
(1880—1953)

* * * * *

易 俗 社

* * * * *

晚 九 十

梁劉劉沈路劉楊惠樊龐
培毓迪和習箴啟醒增文
俗中民中易俗華華華華
馬苗蘇劉王王王甘李楊
平濟牖佑安福智治健育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
張張呂呂陳楊孫魏田王
新定慧得保清潤振利化
國國中中華華華民民民

○ 演 三 ○

圖 漢 復

本 前

1917 年 12 月 3 日 戏 报

* * * * *

易 俗 社

* * * * *

晚 一 升

◀ 曲 戲 情 奇 會 社 編 新 ▶

樊 沈 路 劉 劉
華 增 中 和 易 習 俗 箴 民 迪
惠 馬 蘇 王 甘 馮 王 張 孫 楊
醒 平 牖 智 治 振 新 定 致 育
華 民 民 民 民 俗 民 國 易 民
田 吳 李 閻 劉 楊 傅 劉 王 王
利 安 健 振 毓 啟 醒 佑 安 福
民 國 民 民 民 中 華 秦 民 民

◇ 演 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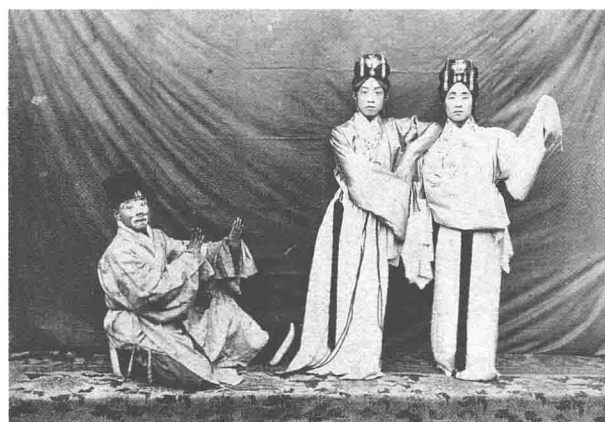
新 樓 錦 奪 全 用

(本 全)

1917 年 12 月 5 日 戏 报



劉箴俗、路習易合演頭本《復漢圖》(1919 年攝)



马平民、刘箴俗、赵振华合演
《双锦衣》剧照(1920年摄)

陝西易侶學社

陰	歷	五	月	二	十	夜	戲	臺
(楊育民)	(馬平民)	(周濟生)	(劉毓中)	(王安民)	(劉箴俗)	(沈和中)	(樊增華)	(趙振華)
(扮)	(演)	(者)	(戲)	(中)	(人)			

◀ 生 學 體 全 ▶

衣 錦 雙 本 前

1921年6月25日在汉口演出戏报

陝西易侶學社

陰	歷	三	月	五	十	夜	戲	臺
(甘治民)	(傅省民)	(苗健民)	(李增華)	(樊毓中)	(劉和華)	(沈和華)	(劉和華)	(馬和華)
(扮)	(演)	(者)	(戲)	(中)	(人)			

◀ 劇 警 世 風 情 奇 良 改 編 新 演 合 ▶

媒 詩 新

開 擇 玉 賴 唐 雙 新 新
演 吉 臺 鏡 屏 玉 傳 娘 衣 錦 戲 排

1921年4月22日在汉口演出戏报



刘迪民、赵振华、沈和中合演
《新诗媒》剧照(1919年摄)

四月十日午演

● 演

不血

蝶

合●

翊

本

全

4

易俗社

演 晚 日 七 十 月 四

特 類 甲 班 合 演

圖

和

臨

馬神 大橋 公團 奇觀 龍輿 鳳釐 洋樓 洋船 皇宮 寶殿 頤和 御園 外洋 把戲 清代 衣冠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Peking Opera performer. The actor is wearing a white robe with a wide, flowing collar and a decorative sash. They are also wearing a highly ornate headpiece with floral decorations and a long, thin white scarf that they are holding with both hands, extending it outwards.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textured curtain.

易俗社開幕

十月四日午演

(晚) 演

李可易 劉迪民 劉清華 馮居易 王秉中 王天民 王文華 耿善民 高符中

全美人換馬本

莊中正 王天民 劉中文 康易 馬平 耿善民 張錦中 李可易 王秉中 王天民 王文華 高符中 馮居易 王秉中 王天民 王文華 耿善民 高符中

全蝴蝶盃本

十月十八日午演
 晚
 演
 十月十九日午演
 晚
 演
 十月二十日午演
 晚
 演
 十月二十一日午演
 晚
 演
 十月二十二日午演
 晚
 演
 十月二十三日午演
 晚
 演
 十月二十四日午演
 晚
 演
 十月二十五日午演
 晚
 演
 十月二十六日午演
 晚
 演
 十月二十七日午演
 晚
 演
 十月二十八日午演
 晚
 演
 十月二十九日午演
 晚
 演
 十月三十日午演
 晚
 演

1933 年 10 月 18 日演出戏报

作種三具 | 府學育教劇戲一第創首國全 | 歷年十五
著之百有 | 中史之五

晚場票價三角四角

入對座號

陝西易俗社

演開時六晚日九月十

黃 王 劉
中 執 民 天 中 文

陸汪駱 楊 李馬康劉
三鎮泉 俗 可中頓清
民華華 令 易民易華

(本節)

碎破河山

演開時一十午日九月十

湯王文 李 高 軟 賈 王 李
源文華 天 符 善 秉 可
中 華 中 民 中 易

實 放飯棚席 訓古城

女花 郭伍 陸 蕭 劉 黃 馬 劉
胡胡 伍 三 尚 文 執 平 榮
中 中 民 易 中 中 華

賈 楊 金 譚 頂
聚金 婢氏 蘭 花

日場票價二角三角

1936 年 10 月 9 日演出戏报



杨令俗演《山河破碎》剧照



耿善民演《还我河山》剧照

陝西易俗社

【午台】

陸三民 黃執中 劉文中 蕭尚易 駱秉華 袁乃中

兒女英雄傳

【晚台】

▷ 中文 劉 民 天 王 ◁
康 耿 駱
易 頓 民 善 華 秉

王徐陸馬 郭李王高 王李 黃紫伍
絲絲三平 胡彭秉符文可 幼幼庶
民民民民 中華中中華 中易民

劇史壯大著新生摸付出一餘二全
仕宋悲偉編最先至動齊人百體

茲本 後※

河山我還

劇規存事族華是作的國起胞離是
奮的圖慈民中 喊的救播同喚

1937 年 4 月 10 日演出戏报

前言

秦腔是我国戏曲园地中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之一,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完整的艺术架构,堪称梆子腔系各剧种的鼻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秦腔不断地成熟、发展、流播,积累了丰富的剧目和精湛的表演艺术。清乾隆以后,秦腔艺术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流派纷呈,班社林立,各路秦腔争奇斗艳,相互取长补短,艺术交流空前繁荣;至同光年间,以西安为中心的中路秦腔,融合东、西两路秦腔之长,异军突起,雄霸西安剧坛;到民国时期,随着西北经济和交通的发展,中路秦腔逐渐向西传播,短短二十年间,迅速融合了流布于甘肃境内的三大秦腔流派,形成了大一统的格局,实现了秦腔艺术的大融合。中路秦腔之所以能崛起,主要因其兼收并蓄和博采众长,此外,民国元年以后,进步的文人志士投身于中路秦腔创作,提升了中路秦腔的文化品位,为秦腔的流播也起了宣传作用。

作为地方剧种的秦腔,一直面临一个中国戏曲特别是地方戏曲共同面临的问题:“剧业”盛而“剧学”微。早期秦腔班社因种种原因,重视演出而忽视文字宣传,也不重视史料的积累,直到1912年陕西易俗社成立,这方面才得到了一些改善。易俗社是民国初年成立于西安的一个社会教育机关,也是一个集秦腔教育与演出于一体的新型戏曲班社,是由文人兴办的新型团体,相比于其他传统戏曲班社来说比较重视宣传和文献资料的积累,但多年来轶散较多,经常出现错讹甚至以讹传讹问题。

易俗社资料都有错讹,其他班社口耳相传的史料更让人多不放心。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觉得要研究近代秦腔演艺史,必须掌握翔实而可靠的史料,然而这方面的史料难寻难觅。我本人限于时空,不能长期在西安寻觅史料,幸赖挚友秦剧学社同仁张振秦和苟登财两位先生,鼎力帮助搜集、挖掘相关一手资料。经商议,我们首先把目标集中在现存民国时期的一些报纸和期刊杂志上。2013年春,西安传来一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张振秦从保存在陕西省图书馆的民国旧报纸上发现了大量易俗社等班社的演出信息。此后,我们利用节假日空余时间,通过手抄、翻拍等途径,陆续将1917年至1949年西安各著名班社的演出信息全部复制出来,同时,还从国家图书馆复制了易俗社在汉

口演出的信息。苟登财又花费一年多的时间,将这些戏报分班社、分时间段整理成了文字稿,之后我们又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校对工作,前后历经三年之久。

《民国时期西安秦腔班社戏报汇编》是一项填补秦腔研究史料空白的文献,丛书共分为四卷,分别是《易俗社卷》(上、下)《三意社卷》《正俗社·正艺社卷》《榛苓社等 28 家班社卷》。通过《汇编》中的信息,我们能够较为详尽地了解民国时期西安秦腔的演出概况,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秦腔的班社、演员、剧目、演出活动、演出性质等,都是难得的原始资料。许多讹误将据此得以纠正,历史面目得以还原。如关于鲁迅是否在易俗社看过刘箴俗演出的争论和刘箴俗最后登台时间的争议,再如现有资料所记载李云亭先生的卒年为 1921 年,在整理戏报的时候发现李云亭先生 1923 年还在演出,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可一一找到答案。

这套《汇编》的整理刊印,应该是秦腔界和学术界、出版界的共识。希望借《民国时期西安秦腔班社戏报汇编》的出版,推动秦腔艺术和近代戏曲的研究,期待更多人通过和利用这些资料迈入秦腔、戏曲研究领域,期待《汇编》能为涌现出新研究成果而发挥作用。

郭红军

2015 年 6 月

序 一

王正强

秦腔是植根西部热土、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古老剧种,是梆子腔系统主要成员之一。近百年来,以西安为活动中心的中路秦腔兼收各路秦腔之优长,迅速崛起,并广泛流播于陕、甘等西北各省。数百秦腔班社和千万演员在日常演出中用足迹谱写着秦腔演出史,这些平凡甚至卑微的演出如果能用文字记录下来,或有汗牛充栋之巨。然而,除易俗社外,当时的大多数班社很少用文字记录演出活动,致使早期秦腔演出的文字资料匮乏。民国时期,西安一地创办了不少地方性的报纸,一些秦腔班社为了扩大演出影响,纷纷在报纸上刊登演出预告、广告,这些信息是最早关于秦腔演出的文字记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一手资料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专家学者的足够重视,几乎无人问津甚至无人知晓。

翻阅面前这部百万余字的《民国时期西安秦腔班社演出信息汇编》,欣喜之余,我为秦剧学社几位青年的勤勉和坚毅而感动。秦剧学社是一个同仁间业余组织,各位青年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将陕西图书馆所藏民国时期数万张西安报纸阅览爬梳,整理出三十二个秦腔班社几万场演出的详细信息。浏览这些演出信息,眼前似乎浮现出易俗社、三意社、正俗社等著名秦腔班社强大的演出阵容,也似乎看到刘箴俗、苏哲民、李正敏等先贤在舞台上的唱念做打。在我看来,《民国时期西安秦腔班社演出信息汇编》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称道。

第一,这套四卷五本丛书是不可多得的秦腔班社演出史资料。后无来者不可估量,但可以说是一本前无古人的秦腔演出信息汇编,其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将会被更多学人认识。

第二,汇编材料都是第一手资料。这些原始材料可以廓清长期以来一些以讹传讹的错误信息,还原历史真实。同时,通过对这些史料的研究,可以看出秦腔剧目传承、演员流动、班社演出风格演变的轨迹,进而勾勒出近代秦腔发展的历史。

第三,编者用功勤勉。不但详细搜罗了大大小小班社的演出剧目、演出阵容,也对

剧目名称、演员姓名、演出性质、舞台装置、灯光运用等做了考证辨析。这些第一手资料可为秦腔演出史、秦腔剧目传承史研究提供支持和帮助,可以丰富秦腔理论。

第四,编者视野开阔。因陕西易俗社曾于民国十年四月起到汉口演出过一年多时间,这期间的演出信息西安报纸缺乏记载,编者利用国家图书馆等其他馆藏报纸做了补充,从而更大程度上减少了汇编资料的缺憾。

如果说还有什么建议的话,我希望这几位青年继续保持这种不计功利、从爱好出发的研究心态,继续搜罗陕西、甘肃以及西北五省秦腔演出的第一手资料,为丰富秦腔理论研究而做更大的贡献。

2015年7月9日

序 二

苏育生

今年八月,经西安三意社王战毅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年轻朋友张振秦。王战毅说,他和一些爱好秦腔的年轻人致力于秦腔有关资料的搜集,仅民国以来的戏报就非常之多。此时,我正在为三意社百年纪念编一本画册,正为早年照片资料的不足而发愁,张振秦慨然向我提供了一批民国时期的戏报复制件,上面有准确的演出剧目、演出时间、演出地点和主要演员,看着那一张张戏报,似乎当年那些名重一时的艺术家和他们的拿手戏都一下子活了起来。我将这些珍贵的原始演出戏报安排在画册的有关地方,也使这本画册增加了历史的深沉感和厚重感。

(一)

看着这些演出戏报,勾起了我的某些回忆。

我在西安上中学时就爱看戏,那时(20世纪50年代)正是我国戏曲繁荣发展的时期,西安市的几家秦腔剧团如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五一剧团以及陕西省戏曲剧院等,每天都在演戏,星期天还要加演午场。那时秦腔名家辈出,特别像刘毓中、苏育民、李正敏、何振中、刘易平、田德年等俱都健在,演出繁花似锦,好戏连台。我有幸看过以上几家院团演出的不少好戏,特别是看过那些秦腔名家的拿手好戏,这也成为我始终喜欢秦腔后来又研究秦腔的主要原因。当时我还是个学生,看戏毕竟有限,几乎在看戏的同时,也养成了看戏报的习惯。在我上学的路上有个很简易的读报栏,每天更新《陕西日报》,不知从哪天起,我每天必定要看看当天的报纸,其他内容略过,就专看各个剧团的戏报。这样,从戏报上我知道了各剧团的主要演员以及他们演出的剧目,加上长期看戏的直接感受,我逐渐开阔了眼界,慢慢地能够通过相互比较鉴别出这些名演员们各自的艺术特点。80年代以后,我参与编写《陕西戏曲志》和《西安戏剧志》,曾翻阅过50年代初期《西安晚报》上的戏报,也到陕西省图书馆查阅过过期的旧报纸。可惜后来由于工作繁忙,很少再翻阅旧报纸,但我深感戏报之类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戏曲研究的重要性和特殊价值。

因此,当我知道张振秦他们将花费五六年时间搜集到的秦腔戏报,整理、编辑成近百万字的《民国时期西安秦腔班社戏报汇编》并准备出版的时候,我非常惊异,非常敬

佩,也非常高兴。我惊异在当下十分浮躁的社会中,还有这样一些年轻人不为世俗的诱惑所动,数年来甘坐冷板凳,做这件看似枯燥无味的事。我敬佩这样的年轻人,如此酷爱、痴迷于秦腔,甘愿为秦腔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大好青春。我为他们高兴这个工程今日终告成功,即将付梓出版。一张戏报看似平常,但要将几十个剧团几十年间的戏报搜集起来,那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工程,是一件利在当今、功于后世的大好事。所以,我认为这部丛书的出版很有学术价值,它所提供的西安各个秦腔班社、主要演员以及演出剧目等等信息,都是了解和研究秦腔演艺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多年来我们提倡“振兴秦腔”应做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对加强和深入研究秦腔史特别是秦腔演艺史,必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

我认真看了部分秦腔戏报,深感它给民国以来秦腔演艺史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让我们看到几十年来西安秦腔舞台上的真实面貌,既有争芳斗艳的壮丽景观,也有荒芜凋零的凄凉惨象,还有助于我们识别某些似是而非的历史真相。

辛亥革命以后,陕西的一批文化人李桐轩、孙仁玉等,率先在古都西安成立了旨在“开发民智、移风易俗”的易俗社,成为第一个新型的戏曲团体。在易俗社的影响下,相继出现了众多的秦腔剧社,如1914年成立的榛苓社、1915年成立的三意社、1921年成立的正俗社、1925年成立的秦钟社等。易俗社将大量的自编新剧搬上了秦腔舞台,打破了传统剧目的一统天下,这在近代戏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易俗社的新剧目,不仅易俗社始终坚持演出,而且随着曾在易俗社做过教练(即导演)或演员加入别的剧社,这些剧社也会排演易俗社的新剧目,从而使这些新剧目得以广泛流传。如秦钟社,它是由刘立杰、刘毓中父子俩办起来的,刘立杰在易俗社做过教练,刘毓中当过演员,另有易俗社主要演员沈和中、王安民、苏牖民、赵振华、杨理俗等,都曾在秦钟社搭班演出。所以在秦钟社演出的剧目中,除过常见的秦腔传统戏外,易俗社的新剧目占了相当一部分。仅我看过的1931年的戏报,常演的易俗社剧目就有《双锦衣》《玉镜台》《人月圆》《软玉屏》《三知己》《庚娘传》《千子鞭》《燕子笺》《美人换马》《三滴血》《夺锦楼》《宦海潮》《双明珠》《一字狱》《昆阳战》等近二十本。有关戏报还显示,即使像正俗社的李正敏、三意社的郭育中等当时很有影响的名演员,虽然未见演出易俗社的大本戏,但也经常演出小戏如《柜中缘》《葬花》《西施浣纱》《忠孝图》《杀仇》《三回头》《黄花岗》等。

(三)

二、三十年代,在西安的秦腔舞台上,呈现出秦腔名家辈出、秦腔剧目斗艳争芳的繁荣局面。从现有的戏报就可看出,早在清末民初就享有盛名的老一辈艺术家,大都做教练工作,培养秦腔青年新秀,但有的也经常演出,展示其高超的艺术水平。如著名须生

李云亭,先被易俗社聘为教练,后又到榛苓社和三意社,既教学生又参加演出,和家彦与王庆民就是他的高足。仅1917年4月至9月,李云亭在榛苓社就演出过大小剧目近30出,本戏如《大报仇》《春秋笔》《玉虎坠》《八件衣》《黄金台》《破宁国》《讨荆州》《抱烙柱》等,折戏如《拆书》《杀府》《释放》《杀驿》《广寒图》《送女》《走雪》《卖华山》《升官图》《周仁回府》《太白醉酒》等。至少在1922年四、五月间,三意社的演出戏报还登有李云亭主演《春秋笔》、李云亭和刘光华主演《黄河阵》等剧目。与他同时的著名花脸张寿全,也先后演出于榛苓社和三意社,此时经常演出的剧目不少于20出,如《拷吉平》《明公断》《火焰驹》《大郑宫》《战宛城》《琵琶记》《庆定珠》《八件衣》《红逼宫》《玉虎坠》《打奎驾》《赔情》《杀船》《假金牌》《凤仪亭》《连环计》《黄绝鞭》《高三上坟》等。

还有著名须生王文鹏,他经常奔走于西安与兰州,但只要回西安,必定在三意社演出。过去常说,三意社的卖点就是王文鹏的《葫芦峪》,看来此话不虚。王文鹏经常演的戏不少,如《辕门斩子》《金沙滩》《八件衣》《洪羊峪》《五子魁》等,另有一些折戏。但演出最多的还是他的拿手戏《葫芦峪》,仅在1934年,三意社实际演出时间七、八个月,而王文鹏演出《葫芦峪》就超过一个月,多达32场,可见在观众中影响之大。秦钟社的刘立杰、刘毓中父子,除过教学生、管理社务之外,也经常参与演出。刘立杰常演的剧目有《黄金台》《乾隆让位》《日月图》《国土桥》《八义图挂画》《双诗帕》《徐州堂》《二进宫》《李陵碑》《燃灯打阵》《祭灵》等;刘毓中常演《烙碗计》《周仁回府》《春秋笔》《镇台念书》《五典坡》《八件衣》《宁武关》《别姬》《走雪》《拆书》等,还演过很少见的《草坡》。这些著名老艺人的演出,代表了秦腔很高的艺术水平,也为秦腔的传帮带起到了示范作用。

(四)

在30年代,易俗社、三意社和正俗社三家剧社,演员阵容强大,实力雄厚,在观众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这一时期,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演员经过老艺人的精心指教,已成为各个剧社的艺术骨干,逐渐占据了秦腔舞台的中心地位。

从当时的戏报能够看出,各社最具代表性的旦角演员,在观众中影响最大的,当是易俗社的王天民、正俗社的李正敏、三意社的郭育中。

从20年代后期,王天民开始初露头角,三、四十年代,他一直处于易俗社的领衔地位。从易俗社戏报可以看出,大凡易俗社的新编剧目,无论是早期的新编剧目,如《美人换马》《三知己》《夺锦楼》《人月圆》《大孝传》《韩宝英》《双明珠》《吕四娘》《蝴蝶杯》,还是后来的新编剧目,如《红粉青萍》《侠风奇缘》《杨贵妃》《宫锦袍》《颐和园》《淝水之战》《投笔从戎》《爱国奇女》《还我河山》《民族英雄》《民族魂》《长江会战》《血战永济》等,都由王天民领衔主演。仅1939年戏报显示,王天民主演新编剧目就达30多本。至于小戏如《柜中缘》《得意郎君》《洞房》《黛玉葬花》《西子浣纱》等,则一直深受观众的喜爱。

李正敏也是从20年代末开始走红,到了30年代以后,经常主演的《白蛇传》《白玉

钿》《二度梅》《五典坡》等大本戏,确立了他在正俗社的核心地位。从1933年的戏报看,不算经常演出的折戏,李正敏一年演出的本戏多达70多场。其中演出最多的是《五典坡》前、后本,隔三差五总要演出这两本戏,共演了46场,可见观众欢迎的程度。其他如《白玉钿》18场,《白蛇传》16场,《二度梅》15场,《献连环》12场,《蝴蝶杯》11场,《玉堂春》《铡美案》《和氏璧》各8场,《玉虎坠》6场,《游西湖》5场,《大回荆州》《对银杯》各4场,还有《满床笏》《玩月亭》《龙凤配》等。

郭育中是三意社这一时期演出最多的旦角演员。1934年的戏报显示,一年实际演出七、八个月,他几乎天天演出,有时一天要演午、晚两场,演出大小戏超过50多出。仅本戏就有《玉堂春》《棒打无情郎》《白玉楼》《西厢记》《卧薪尝胆》《玉虎坠》《十五贯》《千金一笑》《化墨珠》《自由之花》《金碗钗》《五典坡》《家庭痛史》《花田错》《盗灵芝》等近30本。其中演出最多的是《玉堂春》,七、八个月多达38场,陪演的有苏哲民、王庆民、晋福长等,足见他如何受观众的欢迎了。

(五)

40年代后期,由于战争频仍,社会动乱,经济萧条,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哪有更多闲暇逸致看戏呢?仅从这一时期的戏报就能看出,比起繁荣兴盛的30年代,现在演出的秦腔班社早已今非今比。除过易俗社和三意社还在演出,但当年能与之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正俗社已偃旗息鼓,当初有相当优势和影响的的榛苓社、秦钟社等,则早已不复存在了。

我粗略翻阅这时的戏报,看到有几个明显的趋势:

一是演出明显减少。如三意社有整年看不到演出,或一年中仅有几个月演出,1948年初之后再也不见演出了。

二是剧社一般只登戏名,很少有演员的名字。这时期三意社的戏报,只有戏名,很少登演员的名字,一般只出现苏育民、苏蕊娥,或客串演出的李正敏、刘易平、黄金华等。易俗社倒是一直坚持演出,但几年来也是只登戏名而不登演员名字。过去如演出自编的大戏,登演员的名字也有七八个,可如今同样的大戏,只写“甲班演出”、“乙班演出”或“全体演出”字样。即使像王天民这样的大牌明星,在40年代最后几年的戏报上也未出现过。有时演折戏都不登戏名,更遑论演员,只是说“演出折戏”。这确是从未有过的事。

三是有些著名演员经常客串演出,没有固定的剧社。李正敏1937年自组正艺社以后,开始几年演出较正常,但到了40年代以后,就出现演演停停的状况。1940年底,李正敏在三意社客串演出三天,与王文鹏、苏哲民、苏育民合演《五典坡》《回荆州》《打金枝》等。1945年整年未见演出,只有6月中旬,李正敏在三意社客串,与苏育民合演《五典坡》《白玉钿》《白玉楼》等。何振中更是到处搭班演出,或陕西,或甘肃,从戏报显示,1945至1948年,曾先后在西安的建国社、明正社、晓钟社等客串演出,此后正式归入尚友社。

四是此时秦腔小班社名目繁多,但大多演演停停,真像过去说的“如走马灯似的”。40年代后期,秦腔班社除过民国以来的易俗、三意外,还有从三意社分出来的集义社,也就是后来的尚友社。此外,从当时的戏报知道,还有许多名目繁多的小剧社,如新汉社、秦升社、秦光社、兴义社、化民社、云声社、建国社、明正社、新生社、马当社、猛进社、国华社、晓钟社等,不一而足。其中除新汉社、晓钟社等少数几个班社自己培养过学生外,一般都是邀集各方面演员搭班演出,既没有固定的演员,也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很难保证演出质量。所以,在当时动乱的社会,很难长期支撑下去,大多是演演停停,像走马灯似地自生自灭。这就是社会动乱带来的恶果。

(六)

仔细观察和研究这些演出戏报,它所提供的可靠信息,能够纠正过去某些不确切或错误的看法。

比如著名老艺人李云亭的卒年问题。封至模先生曾著文说卒于1921年,后来所有写文章的人(包括我在内)都跟着这样说,《陕西戏曲志》和《西安戏剧志》也沿袭这一说法。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从三意社1922年戏报可以得知,李云亭4月6日还在演出《春秋笔》,5月14日又演出了《黄河阵》。这就足以证明,1921年李云亭仍然健在则是确切无疑的。至于他到底死于1922年以后哪一年,尚待进一步研究。

还有沈和中何时离开易俗社以及他的去向问题。一般著述(包括《西安戏剧志》)都说,易俗社武汉演出归来(1922年10月),沈和中就离开了易俗社,后来去了兰州。实际上并非如此。1924年易俗社戏报显示,这一年沈和中依然在易俗社参加演出。甲班演出的大本戏,如在武汉大受欢迎的《蝴蝶杯》《三滴血》《双锦衣》《殷桃娘》《金狮鼎》《人月圆》《儿女英雄传》等,他都参与了演出。一年内他又演出了不少折戏,如《连环套》《白相公》《恶虎村》《独木关》《激友》《打柴》等,到了年终的12月15、16日,还连续两天演出了《暗赠金》和《独木关》。据封至模先生说,沈和中“出易俗社后,入政界,曾供职粮秣总监部及民政厅。后地位被挤,复反本还原,仍理旧业,先与小旦张俊民在三原新民社,二十二年(1933年)搭入正俗。”(见1934年所写《陕西四年来之戏剧》)这里说1933年入正俗社也不确。从这时的戏报显示,沈和中1931年在秦钟社还有短暂演出,仅11月五场戏,计:4日《黄鹤楼》、5日《详状》、8日《激友》、7日及10日《拾美镜》。而在正俗社搭班演出,至迟在1932年,这年的4月至10月,沈和中演出剧目较多,常演折戏《黄鹤楼》《激友》《详状》《辕门射戟》《折桂斧》《伐子都》《苦肉计》《白相公》《木楠寺》《下邳宴》《忠孝图》等,还多次与李正敏合作演出本戏《献连环》《游西湖》《蝴蝶杯》等。在1936年6月,沈和中又与李正敏合作演出5场,计:6月10日《献连环》、15日《龙凤配》、18日《蝴蝶杯》、28日《献连环》、30日《蝴蝶杯》。最后一次在正俗社演出,则是11月10日的《献连环》,从此再无踪影矣。可能就在此后,即赴兰州了吧。

与此多少有点关联的,是关于刘箴俗的事,即鲁迅当年在西安讲学有没有看过刘箴俗演出的问题。刘箴俗是易俗社早期演员群体的代表,其中“二刘一沈”(即刘箴俗、刘